

鏗而不捨的恩典：



關啟文，198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的電機工程系，曾當老師（83-84年在私校，85-86年在津校），唸過教育文憑（84-85年在中大），86年到英國唸神學，（86-89年在鴨巴甸，89-93年在牛津），93年9月回港投身學生福音運動。

回顧這十年啟文感慨良多，他曾陷入極大的懷疑與迷茫，信仰去到谷底，理想差不多幻滅，為何他可重拾信心和使命呢？他答道：只是上主鏗而不捨的恩典。

一封沒寄出的信

84年11月他與曾在大學團契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重聚，一位姊妹畢業後的困惑，激盪了他的心靈。

（84年11月沒寄出的信）

你說『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到最終都好似無甚大分別？』其實我心中有很大共鳴，不知所感受到的是你的困惑與無奈，還是我自己心理的投射，但無可置疑的，一些回憶重現腦海中，我想到——流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到不少弟兄姊妹的掙扎，崇高的理想、可怕的現實，脆弱的自我，這一切都叫信仰很蒼白，有時我面對這些情況，真想流淚，我是那樣脆弱，神啊，為何你容讓那麼多的憂傷？有時為何祢是那樣遙遠？

啟文自75年信主後，一直都在教會扮演「屬靈領袖」的角色，信心好像牢不可破，但進了大學後卻開始質疑信仰與教會。「當我畢業時，腦海裏仍留下一大串問題，而反省過程中的掙扎、失望都在我心靈留下創傷，後來有機會靜下來，所有問題也都浮現了。我不單反省信仰的適切性，潛伏着對信仰的懷疑也不可再壓抑了，我徹底地反省：『究竟基督教是否真實呢？』『我以往的信仰經歷可靠嗎？』『作基督徒真的有意義嗎？』」信主後我第一次認真考慮是否要放棄信仰。

理想與頹廢中徘徊

「然而感謝神，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祂仍保留我對祂的一點渴求的心，在去到信與不信的邊緣時，祂的慈繩愛索慢慢地拉我回頭。」

反省下去，啟文發覺很多對信仰的質疑其實應被反質疑，其他世界觀也難題重重，不單是基督教信仰

才有。漸漸地理智方面的懷疑平復下來，重新發現基督教信仰的豐富與合理性。「我發覺很多問題的產生是因對信仰的認識不全面，不夠深入及不充分面對問題，華人教會中深入探討宗教哲學及護教學的人卻少之又少，於是便興起讀神學及哲學的心志。在這方面服侍教會。」

也是在這段時間啟文寫下他笑謂「很偉大」的「我的方向」：

使命：回應上帝的呼召，追隨基督，承擔天國使命，作時代的見證人。

態度：藉着神的恩典，以謙卑求真熱誠的心，了解時代的困境，尋求神所啟示的豐富真理，將神的生命深刻、適切的見證給這世代的人。

路向：抓找緊信仰所「已賜與的」（given）了解時代的問題、尋求適切時代，合乎信仰的解決方法，透過自我生命的反省，擺上，實踐出來。

但這個心志卻動盪非常，想到服侍教會，獻身神學反省的理想，他會熱血沸騰，鬥志激昂，但有時感到理想遙遠，代價不少，及極之孤單，幾欲放棄理想。

（85年4月日記）

我獨自坐在牀上，思潮起伏，想起「誰能明白我」，我有時真不明白，我是否有理想的人？說我沒有嗎？我腦海中卻充滿很多我認同的使命和投身方向。說我有嗎？為何我感到如此疲乏呢？

仍記得多年前在夏令會裏我曾熱淚盈眶的唱：「父啊願我為祢燒盡，燒盡成灰為主，別讓一生生鏽腐蝕，空手失敗見天父！」彷彿上帝呼召我將生命完全擺上。

去年我滿熱誠地到私校教書，擺出自己生命，別人卻未必會珍惜，付出自己、開放自己多麼冒險啊！我領略到冷漠真的是最安全，最保險的策略，你甚麼也不關心，你也不會那麼容易受傷害。我雖仍努力付出。但是，我疲倦、愛人不易、持續愛人更難。

我只感到對一切工作失去興趣，我只是希望放任自己在官能刺激中：狂吃、打機、看電影、電視、武俠小說，我不想思想，不想清醒，我只想麻醉自己。

「平庸基督徒」的誘惑

八五年踏入迦密愛禮信中學，「一切都叫我感到舒服，同事間的親切投契不用說，學生的學業及操行水準都比私校好多倍，比較之下，我已感到不可苟求。自開學以來，心思都花在備課上，也沒有閒暇去看其他書了。」然而刺激消失，生活安定，思想也停頓下來。「教會使命和信仰的問題對我愈來愈遙遠。幸好我仍未完全忘記去年的心志，所以在八五年底申請了英國的神學院。但當手續仍在辦理時，我卻感到理想逐漸褪色、熱情逐漸冷卻、異象逐漸模糊。我感到困惑，『難道一定要去讀神學嗎？何必這麼認真呢？現在不是信得幾好嗎？我也算是頗盡責了吧，學生接受我，而我又可關心他們，我仍有崇拜，仍有去福音營……閒暇時與同事聊天、看電影，或打桌球，這樣的基督徒生活有甚麼不好呢？』每當我覺察到自己有很強這種『世俗化』的傾向，而仍在申請神學時，內心便矛盾不已，寧願去逃避這些矛盾，寄情於吃喝玩樂之中，有時勉力向前行，但熱情和理想始終不能持久，或者舒適而安定所帶來的腐蝕比驚濤駭浪的衝激更難抵擋。」

戲劇性的突破

四月廿七日晚上，在沙田一場足球比賽中，啟文被碰撞跌倒，竟然弄斷了手骨，要施手術。在醫院的十天，卻成了他的轉捩點。

「『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，』但天父的竿杖更可作嚴厲管教之用。在醫院平靜的住了幾天，沒有紛雜事物的干擾，記得一天晚上看電影『洛奇』的時候，突然一個感覺抓住我：就是恐懼，聖靈叫我看到自己的境況，問我：『你可以這樣去讀神學嗎？』我想起星期日崇拜時牧師講到『以賽亞見異象』，也感到自己同樣是不潔的人，不配蒙神呼召。」接着的幾晚，其他病人都在安睡，唯獨啟文不能入睡，思索、祈禱、聽詩歌。「歌曲『青鳥』的歌詞這樣說：『遇山高我願行，不怕崎嶇，像青鳥翔翔，永不怕倦，為理想高飛，隨緣在拼勁，願這世間，和平共處。』給我很大感動，上帝重新的臨近，也重燃我渴慕祂的心。」

「後來在家休養，偶然拿起一期『門徒訓練』，心中很矛盾，想看，但又覺得厭煩，想逃避那叫人透不過氣來的壓力。但神感動我去看，藉着其中幾篇文章重新喚起啟文對教會的承擔，和對教會前路的關心，在那一剎之間，他重新將自己獻給神、獻給教會，重新決定走上奉獻的路，『沒有流淚痛哭，但內心有一種感覺，好像浪子經過迂迴的路，重返家園，踏上應走之路。86年10月我終於踏上蘇格蘭的鴨巴甸（Aberdeen）的土地。』



關啓文



信仰與生命的重建

在鴨巴甸唸了三年神學，不單是學問的增長，更是生命重建，啟文學到重新將自己放在基督手裏，讓祂去塑做：

(86年11月通訊)

讀到深夜或因乏時，總想到我為何在此呢？便會想到教會的情況，困境和前途，心中仍然悲慟。前幾天靈修時，看到太九35-38：「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，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」也想到將來我自己能否學主的榜樣，在教會中教導、宣講、醫治呢？但我真能嗎？我自己不也是滿身傷痕嗎？種種自省使我再次體會到，只有主自己才是那訊息，福音和醫治。面對未來三年，我應如何預備自己呢？心中不期然禱告：「主，教導我，好叫我能教導別人；用祢福音的能力深深觸動我心靈，好叫我能將這福音傳給別人；醫治我心靈的創傷，好叫我能將這醫治的恩典與人分享。」

(87年冬神學生通訊)

想起在雪上的腳印，每人走過留下痕跡，雪仍在下，踪跡漸隱。我想起我人生所留下的足印，不禁想起這詩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」往昔的歡笑、情誼、能持久的是少數，大多在時間的沖刷下淡忘。未走到人生的盡頭，永不知誰與你同路，今天的戰友，明天可能是敵人，現在肝膽相照，他朝可能有如陌路。「抬頭望星空一片靜，我獨行，夜雨漸停，無言是此刻的冷靜，笑問誰，肝膽照應，風急風也清，告知變幻是無定，未明是我苦笑卻未停，不信命，只信雙手去苦拼，矛盾是無力去暫停，可會知，我心裏因倦滿腔，夜闌靜，問有誰共鳴？」張國榮的歌聲在耳邊響起，雖仍在牀上，但心已出到外邊的星空，耳中刮起響亮像哨子的風聲，獨對蒼茫大地，在問有誰共鳴。

寫上面一段時，猶豫了一下子，這像是一個神學生的通訊嗎？會否太坦白呢？會否別人會認為我不夠愛主、不成熟、不樂觀而不再支持我呢？然而，我願意將這一個真實的感受與你分享，是基於誠實——在我決定走這條路前，這些感慨已伴隨着我，在大多數弟兄姊妹計劃移民之際，我感到難以啟齒去說：我有感動去服侍香港教會，香港人，去承擔這時代的衝激和苦難。說也難，更不用說「有誰共鳴」呢？在大多數人忙於奔波享受，有誰明白那些要「反省信仰」的「偉大」口號呢？這一生像五千公尺長跑，開頭總有一大班人與你一起跑，擠得水洩不通，但一面跑，跑的人漸少，上岸觀望的人漸多，好心的會鼓勵你：「我不行了，但你努力吧！」而不少則會漠視你，或勸你：「沒用的了，放棄吧！何必捱下去呢？」在基督徒的道路上，認真跑的，誰沒遇過荆棘滿途？誰又從來沒想過停下來呢？或許有，但決不是我。我只能說在我奉獻的路上，是那麼多有血有肉的掙扎。

然而我雖困倦，卻仍在跑，是甚麼叫我仍奮力向前呢？當我決定到此讀神學，當我在這一年面對沈重的功課，是上主的恩情悲憫在扶持我，是祂的臂膀在領我，祂是那位「永恒的你」(ETERNAL THOU)——我們心底渴望的「你」，至高的神，道成肉身的主，與我們感通、共鳴，每當困乏孤單時，默想祂的愛叫我心靈得滋潤、安慰和更新，或許下一次當你問有誰共鳴時，試想一下那位清風星空的主，祂就是那與你「肝膽照應」的主。



再上路

89年5月底，啟文剛考完神學學士的畢業試，幾天後「六四」就發生了，這事件對他一生影響很大。但「為了服侍香港教會，承擔國運，為國民教育盡點功夫的心願始終「揮不去擋不了」的在他心裏作出微聲的召喚，故此，9月他再次赴英，到牛津選讀 Philosophical Theology，希望能吸收西方文化精華，他日能回來投身在洪流中見證神。93年9月，啟文終於完成了碩士和博士課程，回到 FES 中在大專基督徒中事奉。

兩年轉眼過去。在這段時間所經歷的，除了帶領講座，團契及教會主日講道，領學生小組查經及各類營會外，還有他在 FES 團契房內獨自渡過的無數晚上！其實，啟文回港後加入 FES 這決定亦很另類，因為做學生工作對他學術長遠發展沒有大幫助。（起碼到現時為止，我們還看不到他有任何著作面世。）

此刻心聲

「我畢業後不直接教書而加入 FES 參予學生事奉，除了是和 FES 這大家庭有深厚的淵源外，主要是回想自己當大專生時，很缺乏一些思想及信仰上的指引，我們那一代大專生和這一代同樣地需要人關心，明白多些我們所遇到的掙扎和困擾。另一方面，雖然學術界亦有它的遊戲規則（如較為疏離及客觀地探討事物真相）。但有意義的問題始終不能與人生生活分割。沒有深刻的人生體驗，學術研究就會變得抽空。在這兩年與大專生的接觸，雖沒有經常進行高層次的學術討論，但亦讓我與他們的距離拉近了，與他們一起探討一些信仰的基本問題。」

面對社會，回應時代，單是信念追尋是不足的，啟文認定讀書、學術只是他做基督徒的一部分。他的生命也缺少不了實踐信念的行動。如發起基督徒關注色情文化運動，參予一些筆戰、舌戰、也關注人權、中港的發展，除了在中神教授一些關於人權和神學的課程外，也曾參予一些新華社門前的集會及遊行；抗議人權被剝削等。

「我參予這些行動時，也會感到害怕。抗議可能沒有很大的作用。但這只是出於義憤情緒的表達。每逢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走在前線時，我覺得我是有責任去支持他們，雖然人面對強權產生恐懼是正常，但人生應有些超越的理想做指引，慢慢學習把恐懼放下。」

人生尤如一個路程，隨着啟文在一月初離開 FES 往中大崇基神學組任教，全職參予學生福音工作這段路可算告一段落。但他離開 FES，是否意味着他會棄下 FES 呢？

「FES 的胸懷是很闊，她不是要在香港爭地盤，相反是為了天國的拓展。長遠來說，我的事奉可能在學術環境內容易發揮，況且，在教書當中亦能接觸學生。在這半年內，我還會參予一些已計劃了的活動，FES 不只是一個機構，是一個 movement。我離開了的是一個角色，不是這 movement，現在有不少的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對基督教思想有興趣。在將來的日子，我願能為此作出參予及回應，將神對人的關懷，尊重及救恩帶到他們當中，當然這是要一步一步，亦不是獨自能完成。」



面對孤單

在鴨巴甸三年中，神也教導他怎樣去克服孤單感。也許在幽谷中神的陽光總來得特別和藹。

